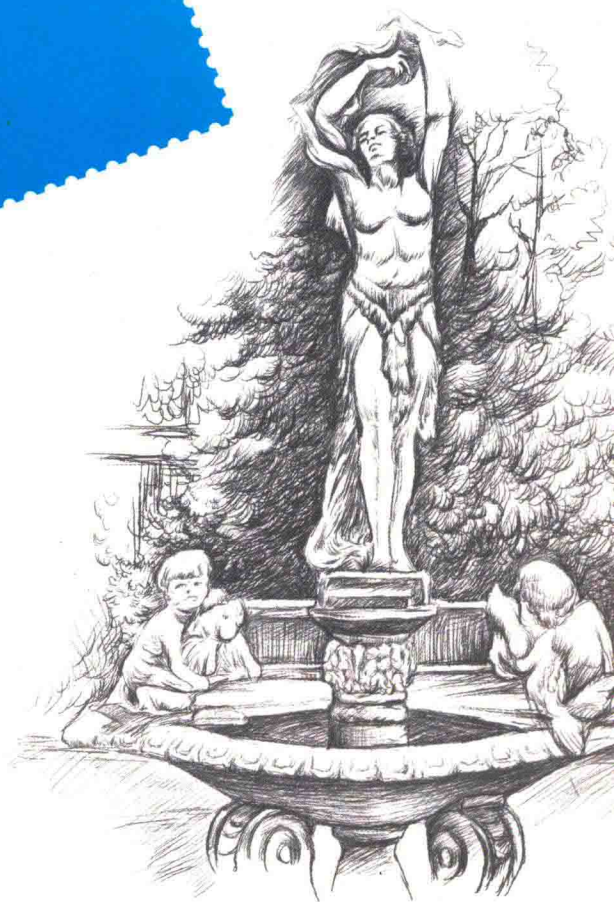




六书坊

叶辛 著

爱神花园 笔记



版社

PRESS

六书坊

爱神花园 笔记

叶辛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神花园笔记/叶辛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7
六书坊
ISBN 978-7-307-12909-2

I. 爱… II. 叶…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0107 号

责任编辑:张璇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h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625 字数:138千字 插页:2

版次: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909-2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六书坊

编委会

主 编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 祥 艾 杰 刘晓航 张 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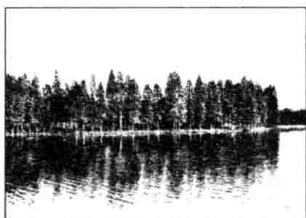
张福臣 周 劼 郭 静 夏敏玲

萧继石 落 子

目 录

CONTENTS

村寨四季	002
山乡短笛	016
闲话久长	034
遥念山乡	038
拐亲私奔	044
背带恋三则	048
民族习俗二例	056
花江坡看山	062
布依石头寨	064
彝族迎亲记趣	068
神奇的彝家太阳女	072
罕见的屯堡奇观	078
纳税往事	100
当好“客人”	108
辣椒与我及其他	112
别亦难	118



今天我要离开贵州	124
也贺教师节	128
茶思	132
最难忘的旅程	136
猫跳河的激流	142
钓鱼山上钓鱼城	148
重访砂锅寨	156
陈圆圆归隐之谜	164
激情银水沟	188
第一次到遵义	192
若有似无的城市	196
浦东季节	202
两种生命环	207
上海四季	212
爱神花园的白玉兰	225
三棵树	229
读书的烦恼	234



村寨四季

冬 溪

冬季日短，风更显凛冽。收获过的包谷土、门前坝的洋芋土，全栽上了小季。那是来年春天要收的一季庄稼，麦子、胡豆、油菜和漫坡栽的洋芋，还有荞麦。

种子是下了，却还没出苗，总要等到有一些春的气息，山野才会显出绿来。

风从峡口那里吹来，喜于在山野间咆哮，清扫残叶，颤抖着岭巅山腰间的云杉、柏枝和梓木。

冬溪迟缓，乍一眼望去，似凝滞不动。只在风穿行于原野时，那皱起的水面一晃一亮，才有丁点儿生气。

冬晨寒冽，冷雾笼罩着寨子，在溪水上空抹一笔柔柔的乳白。点水雀儿叽喳啁啾着掠过水面。栖落在光秃的枝丫或桥栏上，呼唤伙伴。觅食的麻雀最为活跃，飞来掠去地在溪水上下嬉戏，远远地有穿着厚实

的汉子走来，几声喧哗，一声吆喊，惊得麻雀“哄”一声腾空而起。冬溪边一片寂然。

过石桥往山上去的，是勤劳的农家。忙碌一年，冬日本是歇息的时节，他们活动惯了，还要上山去，多半是钻进煤洞挖煤，或是挖烤火的大树疙斗，呼群结伴而行的，兴致更高一些。那是去树林里打猎的，碰上个野兔、果子狸、麝子什么的，欢欢喜喜地回来。恰巧遇上了野猪，不仅惊险、有趣、斗智斗勇，围猎回来，满寨的男女老少烧起篝火，又唱又跳，火光映着笑脸，又尝着野猪肉的奇香，总要聚到月上竹梢，夜半三更，才尽欢而散。

冬阳温暖，照耀山川田坝，溪水边是最热闹的去处。“三个女子一台戏”，此时此刻，二三十位女子也不止。有老、有少、有新媳妇，东家长、西家短，偏远蛮荒乡间的“新闻”，也便在这一场合传遍整个寨子。洗净了的衣裳、垫单、被子顺便就晾晒在溪水边的枯草荆棘丛间，让风掠过，让阳光晒上一股热烘烘的气息。

冬天的暮色来得早，山野寂然，村寨寂然，远山近岭都成了浓淡相宜的水墨画。静谧的画面，活动着的是迟归的牛群，不需人吆赶，悠长的牛角号自会通知它们。在田埂、坡土上散放的川马，也叩击着青岗石级寨路，回到高低错落的农舍里去。

上山的汉子也在擦黑前赶回家来。进寨子之前必然在冬溪边停留片刻，洗净劳作一天的双手，洗净农

具和砍刀上的泥巴草屑，用冰冷的溪水抹一把脸。关心自己相貌的，还对着清澈的溪水凝神片刻，看一看倒影中的脸庞上是不是沾了泥点，头发是不是蓬乱得不成样子。

在我插队落户山寨的十年中，地处西南的冬腊月间，只下过两次雪。偌大的雪被白茫茫地将连绵无尽的山野、将远近的树林和草坡、将大大小小的一个一个寨子全都覆盖成银色的世界时，却还能在崖脚的岩缝和弯树下，看到一股一股涓涓的溪水，给人增加意外的惊喜，让人生出无限的想象。

冬日的一切是沉寂的，大山沉寂着，显示它的冷漠威严；树林沉寂着，更让人时时想着它吼啸的可怕；寨子沉寂着，以便春天到来时变得分外活跃。唯淙淙潺潺的溪水始终不动声色地流淌着，白天展示它的秀色，夜晚显示它的温存。星星闪烁的冬夜，溪边清冷的月色里，时有飞歌飘摇传播，细细谛听，有男也有女。

哦，冬溪的可爱还是有人会发现。这隔溪相对的歌声，孕育着的无疑是爱情。而爱情孕育的，不就是对于生命，对于妩媚春天的期盼么。

春 潮

也许这都是春天的脚步，春天的迹象罢。

对于山寨上的人们来说，春天的信息是由泛滥的春潮带来的。

山乡的春潮是嘈杂的，是喧哗的。

一夜之间，雨不知不觉下大了。常常又是在夜半三更，或是黎明时分，惊天动地的雷声把人的好梦唤醒，仄耳听罢，只觉得满世界全都是水声。

云压得低，风刮得猛，天也亮得迟。雷声远住，雨声也便淅淅沥沥下得亲切起来。

天朗开的时候，一家一户的朝门打开了，窗户捅开了，娃崽欢叫着，跳到水塘里去踩水，湿透了的院坝里，姑娘少妇尖声拉气地吼着，用扫帚将积水扫进下水沟去。走出寨子，嗬，溪河里、沟渠里的水都快满出来了，半坡的龙洞里在喷吐着水，山水沟里哗哗地淌着水，田缺口里在涌着水，山塘里也蓄满了水。远远望去，屏风般的崖壁岭腰间，白练一般悬挂下来的，是长长的飞瀑。高低错落、连绵无尽的山山岭岭，经过雨水尽情地冲刷，显得面目一新秀色尽露。

春回大地，也是要敲锣打鼓的吧。雀跃着、欢叫着扑向田野的寨邻乡亲们，眉宇神色间丝毫也没雷电惊梦的抱怨，瞧吧，他们的笑脸像雨后的阳光一般灿烂。

所谓“雷声震天响，春水满田坝”。

满满一田坝的春水，换来的将是满满一田坝的庄稼啊。农人们能不欢喜雀跃、笑得合不拢嘴么。

最能显示春潮气势的，是在河边。有捷足先登者，早在小小的河湾里网起养了一冬的肥鱼。翠鸟轻掠河面，在河岸的树丛间啁啾啼鸣。河水不知什么时候涨

得满满当当，把河岸一夜间抬得高高的，不会水的看到湍急的水流只能伫立在桥栏边观望。会水的早扑进了水中，在裸露的石头岩缝间嬉着水。山乡里的溪河，水大的时候就把河床张得很开，那白色的雪浪般的水花，在岩石缝隙间跃动欢笑，顺着河流弯弯拐拐地淌进更深的峡谷里去。遇到前方的河床陡地跌落，形成一个自然的跌宕，万千水流水沫水柱推搡着、奔涌着全汇拢过来，轰然往下落去，那股气势才叫惊心动魄。

春潮涌动，大地山野全给滋润全都染了绿。

天蓝了，百年老树虬曲的枝丫上吐露了新芽。雪亮的犁铧翻起沉寂了一冬的泥土，把绿茸茸的秧田，把金黄金黄的油菜花儿，陪衬得愈加色彩斑斓。

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田土，全蓄满了水。明镜似的映着雄峻的，奇秀的山峦，映着划破水面催犁的农家，映着年年春天都会神不知鬼不觉飞回来的白天鹅。没有人明白它夜间栖息在哪棵大树上，没有人知晓它何时又会离去，也没有人为它的出现大惊小怪。

唯独我，在年年春潮泛滥的日子看见它，一边追随着它在空中自由地飞翔，一边总要忖度着：冬天它躲到哪里去了呢？盛夏时节，它又飞往哪里去了呢？

终于忍不住，在杜鹃温柔地催促着“布谷——布谷——”的又一个春天，我问了一个老农。谁知他愤愤地斜了我一眼，摆着手道：“噯，问不得。它若不飞来，这一年就准定旱。”

哦，我恍然大悟，农民们喜春潮，是因为怕春旱。

春季遇上大旱，则意味着秋后的歉收，夏季的烦愁。

春潮不至的年份，白天鹅也不会飞来。

夏 泉

浓绿阔长的包谷叶子，抹了油一般的滋润，在盛夏的太阳照耀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风徐徐拂来，包谷叶摇曳晃动着，那光泽闪烁着绿波，甚是悦目。

那是欣赏山野的风景时，常有的感触。

钻进包谷丛里薅草，感觉就截然不同了。油绿的包谷叶子不是晃触着眼睛，就是划破了脸颊，挥动锄头的动作稍猛一些，手臂上就会割破细条细条的口子，留下深深浅浅的血痕。头顶着灼人的烈日，包谷林里闷热难熬，勾着腰，低着头，时间一久，人累得腰酸腿疼。

薅包谷是夏日里的苦活。比这更苦的，是在薅谷秧时遇上针毡草。这草看去细细密密的，嫩绿中透出金黄色，一根根针似的立在稻田里。手抓上去，明明感到是揪住它了，一把拔起来，往往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棵。再拔，还是一样。必须细心地，扯眼睫毛般一棵棵地拔，才能将它连根拔去。费时耗力，勾腰蹲在水田里受不了，只得把双腿跪在田里，让稻田水泡得膝盖泛白，才能慢慢地往前行。这时候，千万不能往前看，朝前望去，只见一窝一窝的谷秧之间，金黄嫩绿的一片，连接到田边，全是针毡草！人准得绝望得

晕过去。如果偷懒，搅混了水，打着漂往前冲过去，算是把田薅过了，也可以。到秋后就见分晓了，薅净了草的水田，每亩能产八九百斤谷子。胡混偷懒的那块田，只能打起两三百斤谷。针毡草是最吃肥的。

比这两样农活更苦的，则是进砖窑搬砖瓦，进煤洞挖煤了。力出得多，汗出得大，一天干下来，一身上下全是灰、全是煤，只有眼珠子在转，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收工那一刻，最大的需要就是跳进沟渠里、堰塘中，彻底地进行清洗。

夏季里，比脏比累更难耐的，是口渴。烈日下待久了，汗出多了，嗓子眼里直渴得像冒烟。一声哨响，喊歇息，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就会蜂拥而去找泉眼。

山寨的田土边、岭腰间、山脚下、岩缝边、大树旁，这里那里，都有一些泉眼。老乡们随手撕一张包瓜叶，或是采一张荷叶，折成瓢儿状，舀起泉水来喝。

哦，一口清冽的泉水，真如甘霖般甜美，还有叶子的清香。那股舒畅的滋味儿，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喝畅喝够了，人们就在泉水旁就近坐下来。有的舀起泉水抹一把脸，有的掬起泉水滋润一下晒红了的皮肤。勤快的农妇拿出鞋垫来绣，贪睡的汉子拿草帽盖住脸打瞌睡，小伙子们掏出牌来“争上游”。什么都不干的人，也会倚着树干、草坡，发呆一般休息，这是真正的休息。

有泉水的地方，必然阴凉，空气也爽洁清新。坐上多久也不会嫌时间长。

山寨上的泉水，不少就在弯弯拐拐的山路上。远行赶路的人，看到泉眼边上坐满了歇息的人，也受到感染，会情不自禁停下脚步，喝一口泉水，歇上一阵，摆几句“龙门阵”。

多少次呆坐在泉边，冥思遐想间，我会惊奇于夏泉无形的魅力。你看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勤扒苦挣的农人们，你看那些挑担背篓、匆匆忙忙赶路的远行者，在劳累困顿感觉疲乏时，自会在泉眼的周围停靠下来。作一番休整，以便再次扑进生活中去，再去赶路。

泉水旁成了生活的驿站。

人生其实也是需要驿站的。在另一篇短文中，我曾把泉水比作大自然的眼睛。其实泉水那晶莹透明的清澈，也像大自然一面小小的镜子。在这一小小的人生驿站上，沉吟片刻，想一想我们的奔忙劳作，究竟是为了啥，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是为了什么。泉水能映照出我们身上的尘土，泉水能映照出我们心灵上沾染的世俗之气。我们将它们掸一掸、拂一拂，不是会将未来的人生之旅走得更踏实一些么。

夏日的清泉，默默地躺在大自然不起眼的怀抱里。

秋 水

农民们喜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穿过平顺的田坝子，谷米的香味弥散在空气中，总叫人有一种陶醉感。连麻雀子

都来凑热闹，一群群的，在娃崽和姑娘们尖声脆脆的吆赶中，“呖”地一下腾空而起。

坡上的包谷土，曾是那么油亮滋润的包谷叶子泛了白，粗大的包谷棒棒，露出了一排排诱人的大白牙。

庄稼成熟了，豆荚秆拔起来了，连高山岭巅上的野果子，也都水汪汪地悬挂起一串串的果实，野葡萄、红子檬……摘一颗尝尝，嗨，甜的。

金秋的收获季节，最怕的是雨。已经成熟的庄稼，逢雨就要推迟收割。勉强收上来，又没干透，堆在仓房里就要捂热、发霉、变质。尚未熟透的庄稼，遇雨便会影响成熟。雨多了，无论是谷，是豆类，新鲜的收上来，也不好吃，水渣渣的。

秋雨是缠绵的。

秋风是凉爽的。

秋阳是明丽的。

在西南山乡，自古以来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当过冬。”

再没有比我在偏远闭塞的寨子上对这句话有更深切的体验了。

秋雨落下来，雨脚长长的，风把雨帘吹得斜斜的，不疾不慢，不慌不忙，从早落到黑，又从夜间落到清晨。一落就是十天半月，落得天地之间灰茫茫的，笼罩在一座座山头上的雨雾，像压在人的心头般沉甸甸的。人待在屋里头，听到的声音全是雨，“滴滴答答”响个不停的屋檐水，“咕嘟咕嘟”轻响的檐沟水，“哗

哗啦啦”的山水沟里日夜在骤响，河谷里的水起了涛，“呼隆呼隆”的有些骇人。即使走远一点，戴着斗笠，披上厚厚的蓑衣，走进山林里，静寂之中，也能听到细密密的雨声落到叶子上，“细刷刷细刷刷”的。

最长的一次秋雨，整整地下了近四十天。下得人心慌，下得老农们愁眉苦脸，下得田坝坡土上成熟的庄稼倒伏在地里，下得已收起的谷子捂得发了霉。那一年，山寨上歉收。

秋雨是凄惶的。当天终于朗开的时候，人们都长长地吁了口气，看着风把笼住山头的蒙纱雾吹散，看着林岚呼吸般在阳光里徐徐升腾，人们的情绪也高涨起来。有小伙子长长地舒展双臂吼了一声：“再落下去，人都要发霉了！”

在更多的日子，秋天在山乡里还是可爱的。

天抬得高了，风把淡淡的朵朵云吹到这儿，又吹到那儿。一会儿给这块田坝遮下了一块阴凉，一会儿给那块坡地遮下一块阴凉。山上山下，田头土边，挞谷声声，此起彼伏。包谷土里传来姑娘朗朗的笑声，挑着满担满担谷子的汉子，歇息的时候都要爽爽快快地吼几声。连拴在田埂边的川马，都不甘寂寞地昂首长嘶着，表示着它的舒畅和快意。

太阳落坡了，丛林先变得郁郁葱葱地深色一片。崇山峻岭在落霞的映照下，勾勒出清晰的山影。收工早的农家院坝里，小桌小凳置放在中央，清风对绿茶，蓝花烟浓辣的香味，飘散到近邻的农舍里去。从那秋